

一瓣心香

太姥姥已经去世6年有余，院子里那一畦菜地和两棵石榴树在舅公的照顾下依旧生机勃勃，叶子翠绿鲜亮、果实硕大饱满。每次回去，我仿佛仍能隐约看到太姥姥坐在摇椅上，温暖的阳光铺满全身。她曾说过，那是她儿时想都不敢想的安稳时光。

太姥姥出生时，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尚未开始，但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早已被打破，村民们在动荡不安中勉强度日。太姥姥长大成家，日寇的炮火彻底撕裂村庄最后的宁静。枪炮带来伤痛，也激起不屈与反抗。村子里的许多青年不甘于在铁蹄下讨生活，纷纷加入八路军，反抗日本侵略者。旧村改造时我刚上大学，村子里竖起一块石碑，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当年那一群热血青年的名字。我清晰地记得，许多人牺牲时不过十五六岁。太姥姥告诉我，因为村子里参加八路军的青年多，日寇常常来“扫荡”，许多次夜里她裹着小脚抱着年幼的姥姥翻过土砌的围墙。

种田耕地、做饭裁衣，太姥姥样样都是好手。90多岁高龄时，她仍会在冬日为我们缝制棉衣，在过节欢聚时给我们包饺子，也会在端午把自己做的香包递到我们手里。她的脑子特别灵光，哪怕在弥留之际也能说出满堂儿孙的名字与生辰。

太姥姥识字不多，却十分明事理。母亲告诉我，她结婚时太姥姥尤其高兴，因为我的父亲是一名党员，也曾是一名军人。他正直、肯吃苦、有担当，这些正是太姥姥最看重的军人品格。记得太姥姥带我们晒太阳时，总说如果不是因为这双小脚跑不快、跳不高，她一定与同乡青年一样参军入伍，拿起枪杆子去跟敌人搏一搏。

大三下学期，同学们纷纷做起毕业后的打算，无论是考研还是工作，大家都希望能在大四毕业后顺利进入新的角色。也是那一年，出国读书的风吹进了我们的村子，好几个中学同学都在紧锣密鼓地提交申请，不知谁跟太姥姥说我也在准备出国读研。那年端午节回家，太姥姥突然拉着我说：“出去学一学、看一看，长知识、见世面是好事，但学了这些、见了这些是为了回来让家乡变得更好呀。”握着手中的香包，我怔愣许久。

回校后没多久，征兵宣传的条幅映得校园格外喜庆，让人心潮澎湃。不知为什么，“好姑娘，当兵去”这6个字在我的脑海中久久不能消散，几次梦见自己穿迷彩服的样子。

我决定报名参军，并在大四上学期提交入伍申请。同学们有些不解，因为那时我已经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并在几个重要比赛中拿到名次，毕业后可以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。家人们十分支持我的选择，太姥姥知道消息后格外激动，对我母亲说：“女娃娃也要锻炼得坚强些、勇敢些，未来不管遇到什么过不去的坎儿，都能照顾好自己、保护好自己，也能帮助别人。”

5年的军旅时光，让我从青涩的学生变成坚强的战士。军营教会我独立，使我成长。我不再恐惧黑暗，不再害怕做不好、做不到，也不再是遇到问题只

太姥姥的礼物

■高晓珺

会找父母帮忙解决的小女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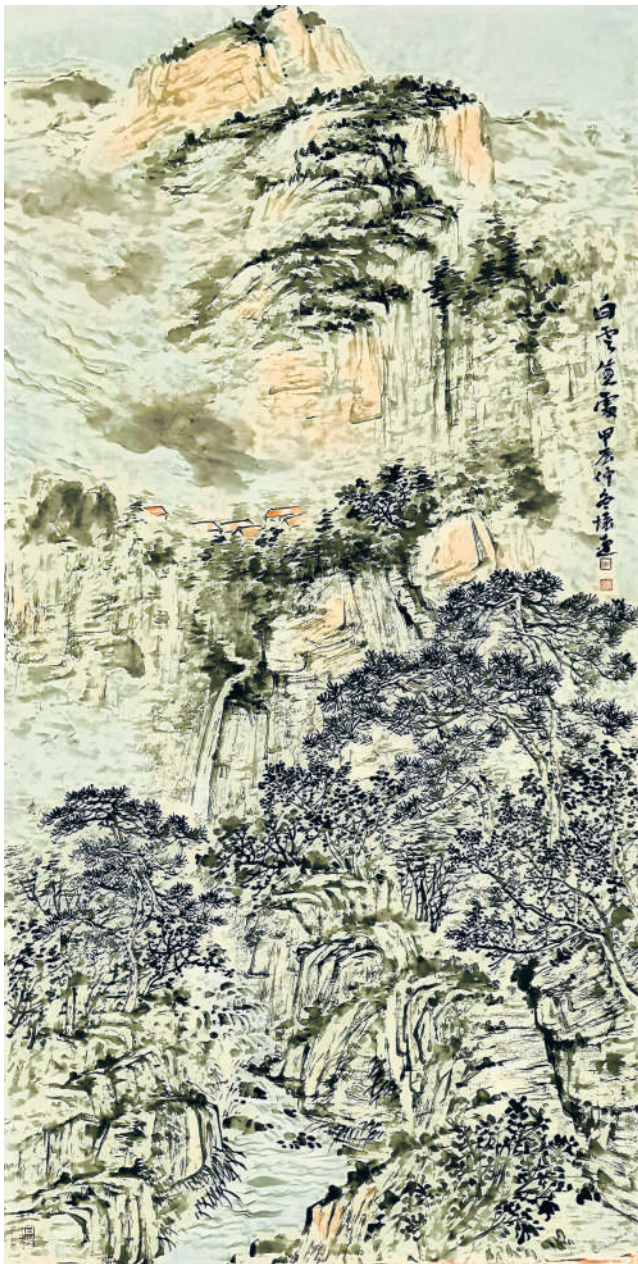
在太姥姥百岁生日即将到来的前一个月，她永远离开了我们。家人一时难以接受她的离世，因为她的身体一向健康，不久前还满脸笑意地说党的好政策多么照顾他们这些老人，她要好好活，看看这越来越漂亮的家乡，过越来越幸福的日子。医学专业毕业的小姨说，太姥姥年事已高，器官渐渐衰竭，好在直到离世也没有遭受病痛的侵扰。

退役后，我回到家乡，像太姥姥期望的那样做着一份有意义的工作。我常常回到小院，太姥姥睡了一辈子的木制枕头还放在床头，不染纤尘，仿佛一直等着我回家。

又是一个阳光铺满全身的午后，我突然接到姐姐的电话，她告诉我一个多年未曾发现的秘密。太姥姥送给姐姐的一个端午香包因为时间久开了线，贪玩的小外甥顺着线头抽开了香包，发现里面除了枯黄的艾草和薄荷，还有一张泛黄薄脆的纸条，上面写着“娃娃平安长大”。小外甥出生，家里五世同堂，那是太姥姥对后辈的祝福与期盼。

看着门把手上挂着随风轻晃的香包，我心中的好奇再也无法抑制。拆开香包，我发现同样泛黄的小纸条上歪歪扭扭地写着“好好干，为家园”。我已记不清这是太姥姥哪一年送给我的香包，或许是她以为我要出国读书那年，或许是我参军入伍时。

我的眼前渐渐模糊。太姥姥文化水平有限，不能用华美的语言说出高深的道理，但她用近一个世纪的生命体悟给了我们最朴实的教育，这是她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。



白云生处（中国画）

江怀远作

大渡河的记忆

■李 坤

向船上扫射，吓得敌人赶紧把船划回。

渡口对岸，川军一个营正在构筑工事，打算凭险而守，情况对红军十分不利。团长杨得志考虑了多种渡河方案。第一种方案是泅渡，可大渡河河面宽约300米，河中心多旋涡，下水不久就会被激流卷走。第二种方案是架设浮桥，但水流湍急，河面被敌人火力封锁，别说安桥桩，就连插根木棍也不容易办到。想来想去，这仅有的一条船，成了渡河成败的关键。

在大渡河的记忆中，1863年5月，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兵败安顺场，无疑是悲惨的一笔。清军合围，数万大军数次强渡均告失败，粮草断绝，太平军尸横遍野，石达开发出“大江横我前，临流曷能渡”的悲叹。72年后，蒋介石妄图凭借大渡河的险峻地势，使中央红军成为“石达开第二”。他频频发电向其部属强调：“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，今共军人此汉彝杂处、一线中通、江河阻隔、地形险峻、给养困难的绝地，必步石军覆辙，希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。”

然而，蒋介石的幻想落了空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，没有重演历史悲剧。他们用坚定的信仰和顽强的意志，粉碎蒋介石的美梦，为大渡河的记忆增添辉煌的一笔。

1935年5月25日早晨，红军请船工帅仕高帮忙驾船过河。帅仕高立即找来当地船工协助。可是，在选择突击队时，一营的战士们意见不一，都想参加突击队。最终，孙继先通过点名的方式，直接从二连挑选16个人，由连长熊

尚林任突击队队长。

此时，遵义会议后入伍的新兵陈万清哭喊着一定要加入突击队，孙继先无奈地看着杨得志。杨得志一挥手：“让他去吧！”于是，突击队员从16人变成17人。

嘹亮的冲锋号吹响，轻重机枪一齐开火，压制对岸敌人的火力。小船载着第一批强渡的9名勇士，奋力向河对岸驶去。敌人的子弹密密麻麻落在小船周围，激起一团团浪花。一发炮弹在船边爆炸，掀起冲天水柱，小船被抛向浪峰。

帅仕高等船工冒着枪林弹雨，以高超的技术驾船迅速越过波涛汹涌的河中心，向对岸靠拢。参与指挥强渡的肖华曾经回忆，按预先计划，船打算靠在对岸尖石包前，但水流太急，船被冲到下游，稍有不慎就会荡进旋涡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几名船工猫下腰，迅速用双手撑住岩石，尽最大力气稳住船。随后，又有几名船工跳进水里，拼命用脊背扛住船帮，其他船工握紧竹竿使劲猛撑，让船向岸边靠拢。

船还没有靠稳，勇士们便飞身跃上岸。敌人发现红军冲上岸滩，便往下甩手榴弹。勇士们利用又高又陡的台阶死角作掩护，猛烈冲杀。待勇士们接近敌碉堡时，敌人涌出工事开始反冲锋。“神炮手”赵章成射出的迫击炮弹，不偏不斜在敌群中炸开了花。

不久，另外8名勇士登上渡船，在弹雨中颠簸前进……待他们跳上岸，用随身携带的大刀和枪冲下来的敌人战斗。守敌很快被17名勇士打垮，一股敌

去完成每一个动作。最终，我取得个人全能第四名，同年荣立三等功。

2019年春节，休假探亲的我把军功章交给父母。他们摩挲着军功章，抬头第一句话就是询问我有没有受伤。几行千里，父母记挂。归队前一晚，父亲叮嘱道：“儿子，你要好好干，不要辜负我和你妈妈的期望，更不能辜负组织对你的培养。”

当兵就要当精兵。我刻苦训练，多次在上级组织的比武中捧回奖牌。2020年，我再次荣立三等功，并被保送军校读书。

召根敖包的石头会说话。戍边闲暇之余，我和战友们用哨所旁的碎石，在一侧土坡上拼出党徽图案，用金黄色的油漆粉刷。大家说，边防线上的石头都有忠诚与担当的故事。

千里边关不只有寒风凛冽的孤寂，也有与子偕老的浪漫。她是一名重庆军校毕业前，我表达了自己想要回到边防的想法，她不懈思索支持我的选择。

结婚后，我在她的笔记本中看到这样一段话：“从嘉陵江畔到塞北边陲，千里之隔我怎会心中无痛，但是我爱他，我要支持和相信他的选择。他是一只草原雄鹰，应该飞回他梦想开始的地方。”2024年，她第一次来队，提出要和我一起巡逻。走完一趟巡逻路，她哭着对我说：“要一起守护我们的第二个家。”

“祖国在我心中”，6个鲜红的大字刻在召根敖包哨楼外的墙上。印有“军民鱼水一家亲，最敬最爱解放军”的锦旗悬挂在哨所内，是驻地牧民老沈赠给我们的。那一年，刚当排长的我正在哨所执勤，透过望远镜发现不远处老沈家的牧场泛起点点火光。我立刻喊着战友们拿着工具赶去救火，避免了牧场财物损失。

听着我的讲述，妻子的眼眶湿湿的。当晚，她用针线为我缝制了一个带福字的香囊，对我说：“家里有我，你安心守边。你永远是我心中的英雄。”那一刻，我分明听到干枝梅在雪野中绽放的声音，是那样悦耳。

和姥姥的感情很深。

不久，陈明的休假批了下来，他踏上回家的路程。

回到家里，陈明的第一句话就是让母亲给他一个解释。母亲沉默片刻，一字一句说道：“不告诉你，是姥姥的意思。”“她不让说，您就真的不说？”陈明问道。

母亲苦笑一下，缓缓说道：“其实姥姥有一桩心愿，就是希望你在部队建功立业。”

不等陈明开口，母亲继续说：“那年你姥爷刚打完仗，立了功，部队即将去西部边防驻守。姥爷很想去，但那时你姥姥身体不好，加上我即将出生，所以她连续发了好几封电报，催姥爷回家。后来，姥爷脱下军装回了家。虽然姥爷从来没有怪过姥姥，甚至从来没有提及过此事，但姥姥知道，是她自己年轻时的任性，让姥爷留下一辈子的遗憾。所以姥姥在你参军时，将姥爷的军功章送给你，就是希望你不要留下任何遗憾……”

泪流满面的陈明，拉起母亲的手，说：“咱们一起去看姥姥吧！我想告诉她，我已经得到了属于我自己的军功章。”

向 勇/整理

边防干枝梅

■周晓虎/口述

军旅点滴

沿着陡峭冰冷的台阶，我登上召根敖包哨所。雪花不知疲倦地飞舞着，透过层层雪雾，草原上的干枝梅傲然挺立。叶虽脱落、枝干变黄，花瓣颜色依然耀眼。它像极了坚守岗位的哨兵，不惧风雪，顽强地绽放自己的美丽。目睹雪中的干枝梅，我的记忆被拉回到兵之初。

2013年9月，我参军离家。临行前的那个清晨，母亲将一个布兜塞到我手中，里面有4个刚刚煮好的鸡蛋。站台上，父亲微笑着目送我上车。故乡的影子，在我的视野中越来越小。

召根敖包，是艰苦的代名词，寒风吹冻土、边关冷刺骨，冬长无夏，春秋相连。干枝梅是这片贫瘠之地冬日唯一盛开的花朵，坚韧顽强，虽然没有醉人花香，却能迎着冰雪绽放。即便根干叶枯，其花仍不离枝杈。

世相一笔

每天训练回来，陈明都会把抽屉里的一枚军功章拿出来，细细端详一会儿。

这枚军功章并不属于陈明，而属于他的姥爷。用姥姥的话说，它凝结着姥爷的青春和梦想。

第一次看到这枚军功章时，陈明刚刚上小学。有一天，他发现姥爷的抽屉忘记上锁，就好奇地打开来看。在两个笔记本中间，陈明看到一块红手帕，里面包着这枚军功章。

陈明没想到，一向和蔼的姥爷发现后，表情严肃起来，立即从他手中拿回军功章，小心翼翼地用红手帕重新包好，放在笔记本上，锁上抽屉。

当时，陈明并不知道那个“牌牌”叫军功章，只是觉得它好看、好玩。于是，他哭闹着向慈爱的姥姥要那个“牌牌”。

谁知对他有求必应的姥姥，竟一口拒绝。但姥姥用红纸叠出了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“牌牌”，还用别针别在陈明的胸前。陈明开心地笑了，跑着跳着去